

外国中篇小说选

目 录

[瑞士]凯 勒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田德望译(1)

[瑞士]迈耶尔

圣者……………杨武能译(74)

[奥地利]斯·茨威格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纪 琨译(216)

马来狂人……………张玉书译(284)

[西班牙]佩雷斯·加尔多斯

玛丽娅内拉……………陈光孚 刘 瑛 朱兴河译(344)

[挪威]温塞特

屠夫约特和维格蒂丝……………斯 文译(508)

[瑞典]约翰逊

特罗萨的讲真话小凳……………石琴娥译(652)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瑞士〕凯 勒著

田德望译

高特弗利特·凯勒 (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 是瑞士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生于苏黎世附近的格拉特费尔登村的一个旋工家庭, 幼年丧父, 家境贫寒。他先就读于穷人子弟学校, 后来升入州立工业学校, 因正义举动被开除。从此他决心学画, 先在苏黎世拜师学习, 后去慕尼黑深造。因不堪生活迫压, 于1842年返回苏黎世。当时的中欧, 包括德国、瑞士等国, 民主革命运动正日益高涨, 他和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弗赖利格拉特等政治流亡者结下了友谊。还曾亲自参加过志愿队, 武装支援卢采恩州的进步力量。1848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凯勒更为鼓舞, 他对当时瑞士各州在统一基础上建立的民主制度充满信心。这一年他得到苏黎世州政府资助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 在那里听过费尔巴哈讲学, 深受影响, 成为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 这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方

向起了决定性作用。1850年凯勒迁居柏林，开始了长篇小说《绿衣亨利》的创作。1861年他被选为苏黎世州政府秘书长。1876年卸任后，集中精力于创作，直至逝世。

凯勒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但主要成就是小说，自传体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54—1876)是他的代表作。他写这部小说期间，正值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封建反动势力抬头的时候，文艺界出现了逃避现实的倾向。但凯勒在政治上坚持民主立场，艺术上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绿衣亨利》的出版可说是凯勒政治信仰和艺术原则的胜利。

后来凯勒还陆续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辑成集子的有：《塞尔德维拉的人们》(1856)，《七个传说》(1872)和《苏黎世短篇小说集》(1878)。这些作品中较有名的是《塞尔德维拉的人们》，它广泛地刻画了中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鞭挞了瑞士社会的落后、保守和鄙陋现象。《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其中的名篇。小说描写一对朴实、勤劳、心地纯洁、感情深笃的情人不愿成为家长个人利欲的牺牲品，而在擅自举行了象征性的“婚礼”以后双双殉情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与正义行动，无疑是对扼杀青年男女间正当感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血泪控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如何渗透到农村，引起了那里的宗法社会的瓦解。

凯勒的艺术风格是诗意的抒情与幽默的讥诮相结合，情节的铺叙注意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写，生活气息浓郁，具有风俗画的特点。这些从《乡村的罗

密欧与朱丽叶》这篇小说中，也可见其一斑。

(叶廷芳)

讲起这个故事，假如它不是根据一件真实的事情，证明以往的伟大作品所依据的情节，个个都在人生中扎了多么深的根的话，那将是一个无聊的摹拟。这样的情节，为数不多，可是它们却不断地换上新装，重新出现，逼着人们非去捉住它们不可。

在那条离塞尔德维拉只有半点钟路程的美丽的河水旁边，隆起一个很大的、开垦得很好的土岗，逐渐消失在肥沃的平原里。在这土岗的坡脚下，远远地坐落着一个有不少大农舍的乡村。好多年以前，这斜坡上并列着三块又美又长的田地，好象三条展开的大带子。一个晴朗的、九月天的清晨，有两个农人各自在两块田里耕作着，明确点儿说，就是在靠边的两块田里耕作着，中间那一块象是荒废了好多年的样子，因为已经盖上了一层石头和高高的野草，无数长着翅膀的小动物，不受惊扰地在上空嗡嗡地飞鸣着。在两边田里犁着地的农人，个子都很高，骨骼粗大，年纪都在四十岁光景，一看就知道是两个有点儿根基的农民。他们穿着耐久的粗亚麻布短裤，裤子上每一个褶皱都有固定不变的位置，看起来象雕刻在石头上的一般。每逢他们碰到一个障碍物，把犁柄握得更紧的时候，粗糙的汗衫袖子便由于受到这轻微的震动而抖动，同时那刮得光光的面孔，平静地、聚精会神地、稍微眯缝着眼睛，对着太阳光朝前面望去，一面在度量着犁沟，只是偶而远处传来什么响声打破了田

野的寂静时，他们才向周围眺望一下。他们慢慢地，以某种天然的优美姿态，一步一步向前走去，除了偶而给赶着雄壮的耕马的雇农一些指示外，全都一言不发。于是，从相当的距离看来，他们十分相象；因为他们正代表了这个区域的本地人的类型。乍一看，也许只能在这一点上区别他们：这一个戴着白帽子，帽顶子向前，那一个帽顶子却向后耷拉到脖子上。但是一等他们掉转耕地的方向，他们帽子的位置也就掉换过来了；因为每逢他们面对面在岗上相遇，彼此走过的时候，那个迎着凉爽的东风走去的人，他的尖帽就向后边倒下去，而那个顺风而行的人的帽子却向前竖起来。每次也有一刹那的间歇阶段：这时候两顶闪光的帽子就笔直地在空中动荡，象两道白色的火焰向天空吐舌。他们俩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耕着地；看着他们在那一片寂静的、金黄的、九月天的景色中在岗上悄悄地、慢慢地对面走过，逐渐分开，越离越远，最后象两颗殒落的星似的，消失在土岗的穹窿后面，过了好久又从哪里重新出现，这种景象是很美丽的。每逢他们在犁沟里发现了一块石头，就漫不经心地用力一扔，把它扔到中间那块荒地里。这种情形倒也很少见，因为这一块地差不多已经把所有在那两块邻田里能够找到的石头都给负担起来了。漫长的清晨就这样过去了一部分，这时有一辆精巧的小车，从村里向这边走来，刚上这斜坡时，小得几乎都看不见。这是一辆涂了绿色的小孩车，那两个耕地的人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很小的女孩，共同把上午的点心放在车里运来，给每个农人一块好面包，用一块手巾包着，一壶酒和一只酒杯，还放上了一些额外的小吃，这是温柔体贴的农家妇给勤劳的当家的附带送来的。此外这车里还装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已经咬过的苹果和梨，这是孩子们在路边拣起来的。还有一个完全光着身子的、黑眉乌嘴的布娃娃，只有一条腿，

象个小姐似的在面包中间坐着，安闲自在的让车子拉着走。这车经过了不少次的碰撞和逗留，最后到了岗上，停在田边一丛小菩提树的荫凉里；现在可以更清楚地观察一下这两个车夫了。一个是七岁的小男孩，一个是五岁的小女孩，都很康健活泼，此外，看上去也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只是两个都有一双很美丽的眼睛，那女孩还有浅褐色的脸庞和卷曲的黑头发，使她脸上带着热情。耕地的人现在也都回到了岗上，他们在马前放了一些三叶草，把犁搁在开了一半的犁沟里，便以好邻居的关系一同吃起点心来，这才互相招呼；因为这天一直到现在他们彼此还没有说过话呢。

他们现在一面心满意足地吃着早点，并且满怀着慈爱，把早点分给孩子们吃，吃喝几时不完，孩子们几时不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一面四下里眺望着，看见小城烟雾弥漫，在山里闪光，因为塞尔德维拉人天天准备丰富的午饭，常有一片光辉远射的银色炊烟飞上屋顶，贴着山峦悠然飘去。

“塞尔德维拉的二流子们又做好饭食啦！”农人中一个姓曼茨的说。那个姓马蒂的答道：“昨天就有一个小子为着这儿这块地来到我家。”“从县参事会来的吧？他还去过我那儿呢！”曼茨说。“真的？他大概也是想让你种这块地，给老爷们纳租子吧？”

“是的，一直到断定了这块地属谁，该怎么处置再说。但是这种替人拾掇荒地的事，我谢绝了，我说，他们尽可以出卖这块地，把款子保管起来，直到找到原主为止，这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事实；因为不管什么事情一进塞尔德维拉的衙门，就会在那儿耽搁很久，何况又是这么一件麻烦事。在这个期间，那些二流子乐得从租金里措点油水，他们当然也不会放过那卖地得来的钱；但是我们会当心，不把价钱抬得过高，到那时候我们就准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块地究竟应该归谁！”

“我也是这样想，也给了那二流子一个同样的回答！”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曼茨就又开始道：“不过也真是可惜，好好的一块地就这样闲着，实在不象话。闲到如今已经二十来年了，没有一个人问过它；因为这村里谁都没有权利要求这块地，并且谁也不知道，那个败落的吹鼓手家的子孙们下落如何了。”

“哼！”马蒂说道，“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一看那个时而和流浪人们混在一起，时而又给村里伴奏跳舞的黑琴师，我就想赌咒说，他就是那个吹鼓手的孙子，他当然不晓得，他还有一块地哩。可是他要地干什么？烂醉上一个月，过后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况且，这件事情既然还不能落实，怎么可以给他透个风呢！”

“那样一来可就会惹出好事情来啦！”曼茨答道，“为了否认这个琴师在我们教区里的乡土权，就够咱们麻烦的了，因为人家总想把这个流氓硬推到咱们身上。既然早先他的爹娘和流浪人合了伙，他也可以留在那里，给那帮子补锅的游民拉提琴儿啦。我们凭什么知道他是吹鼓手的孙子呢？就说我吧，我虽然相信我在琴师的黑脸上完全认出了那个老头子的样子，我还是说：错误是人之常情，一张不起眼的破纸，一小片洗礼证，比十个有罪孽的人的脸更使我心安！”

“哎呀，可不是么！”马蒂说道，“他当然会讲，没有给他施洗，并不是他的过失！可是难道就应该把我们的洗礼盆作得可以在林子里搬来搬去么？不，那是固定在教堂里的。挂在外面墙上的那副抬棺材的担架倒是可以搬动的。我们村里人口已经太多了，快需要两个小学教员啦！”

说到这里，农人们这顿饭已吃完了，话也谈完了，他们站起来，去把今天上午还没完的活儿做完。两个孩子却已打算好

和父亲们一同回家，于是先把他们的车子拉到小菩提树丛里掩护起来，然后到那块荒地里去探一次险，因为那儿的野草、灌木和石头堆子，呈现出一片罕有的荒野景象。他们手拉手在这一片绿色的荒野中游玩着，把携着的手晃过高高的蓟丛作为乐事，最后就在一丛刺蓟的荫凉里坐下，那女孩开始把车前草的长叶子给她的布娃娃穿在身上，这布娃娃便得到了一条美丽的、有锯齿形花边的绿裙子；再把一朵孤单单开着的红罌粟花给它蒙在头上当作头巾，还用一棵草把它绑结实了。特别是当它又得到了一条用小红浆果串成的项链和腰带以后，这个小人们看起来就象一个女巫了。紧接着他俩就让它高高地坐在蓟茎上面，瞪着眼瞅了它一会儿，后来那个男孩看够了，便一石头把它打了下来。这一下子它的服装可不整齐了，那女孩就快地给它脱掉衣服，好重新把它打扮起来；可是当布娃娃刚刚脱完衣服，只留着那块红头巾时，那粗野的男孩就从他的女伴手里抢过这个玩具，把它高高地扔到空中去。那女孩哭着喊着跳起来去捉，但是那男孩又先把布娃娃捉到了手，重新扔到空中去，弄得那女孩总是白忙一场，他就这样逗着她玩了好久。飞着的布娃娃却在他手里受了伤，明确一点说，伤是在它那只独腿的膝盖上，在那儿破了一个小窟窿，漏出一些糠来。那个捣乱鬼一看见这个窟窿，就象耗子似地静悄悄地，张着嘴，热心地忙着用小手扩大那个窟窿，搜寻糠的来源。他的静默引起了那可怜的女孩极大的怀疑，就挤到他跟前去，一看见他的恶作剧，不由得大吃一惊。“瞧啊！”他喊道，一面把那条腿在她鼻子前头晃来晃去，糠都飞到了她脸上，她连喊带叫地央求着，当她正要伸手去取时，他却又跑开了。两个人闹个不休，直到那整整一条腿都掏空了，象一枚可怜的豆荚一般耷拉着，他才把那受虐待的玩具往下一摔不要了。当那幼小的女孩哭着倒在

布娃娃身上、用围裙把它包上时，他伪装出极其顽皮和满不在乎的样子。她把布娃娃拿出来，伤心地端详着这可怜的东西，一看见那条腿，就又放声大哭起来，因为这条腿在躯干上耷拉着，就象一条火蛇身上的小尾巴一样。她拼命地哭，哭得那个作坏事的心里终于有点别扭了，他站在这诉苦者的面前，又着急，又懊悔；她一理会到这种情形，就突然止住了哭，用布娃娃打了他几下，他装作被打疼了的样子，喊了一声“噢！”他喊得那样自然，使她满意了，就和他一同继续作起破坏和解剖工作来。他们在这殉难者身上钻了一个洞又一个洞，让糠往外乱漏，他们把这些糠仔细集拢到一块平坦的石头上，堆成一个小堆，一面搅动，一面瞪眼看着。布娃娃身上剩下的唯一结实地方就是脑袋了，现在当然就特别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他们很细心地把这颗头和榨空了的尸体分开，然后向空虚的内部惊奇地窥探起来。他们一看见那个古怪的窟窿，又看见了糠，首先引起来的一个最自然的念头就是用糠把这颗头塞满，两双小手争着把糠往里放，于是这颗头有生以来第一次里面有点儿东西了。不过那个男孩或许仍然把里面的东西看作死学问，因为他突然捉住一个大苍蝇，一面用掌心扣着这嗡嗡直叫的苍蝇，一面命令那女孩，把头里的糠倒干净，然后就把苍蝇关在里面，用草堵上那个窟窿。孩子们把这颗头拿到自己的耳朵旁边听听，然后郑重地把它放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上面还蒙着那朵红罌粟花，这颗有响声的头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预言家的头似的，两个孩子一面拥抱着，一面静悄悄地倾听着它的报告和童话。但是每个先知都毫无例外地引起恐怖和忘恩；这粗略的形体中的一点点生命，也终于惹起了在孩子们心里存在着的人类的残忍性，他们决定把这颗头埋在土里。于是他们作了一个坟墓，也不问那被俘的苍蝇意见如何，就把这颗头放进去，并且

用田里的石头在坟上立了一个很象样的纪念碑。他们因为埋了一个有形体有生命的东西，觉得有点害怕，就离开这个阴森森的地方。走了一大段路，那个小姑娘疲倦了，就仰卧在一小片完全被绿草遮盖着的地方，开始唱起几句单调的歌来，唱的总是那几句，那男孩蹲在她旁边帮着腔，决定不了自己是否也要完全躺下去，因为他也同样地困倦极了。太阳照着这唱歌的女孩的张开了的嘴，照亮了她那白得晃眼的小牙齿，照彻了她的圆润的、绯红的嘴唇。那男孩看见了这些牙齿，就搬着那女孩的头，好奇地检查起她的小牙齿来，一面喊：“你猜，我们有多少牙齿？”女孩想了片刻，仿佛是在熟思细算似的，然后就随便说道：“一百！”“不对，三十二个！”他喊道，“请等一等，我要数一下！”他就数起那女孩的牙齿来，因为总得不出三十二，他就一遍一遍地重新数。女孩安静了好久，但是因为那个热心的计算者总没个完，她就一下子跳起来，喊道：“现在我要数数你的！”于是那男孩就倒在草里，女孩伏在他身上，抱着他的头，他把嘴张开，她就数道：一，二，七，五，二，一；原来这个小美人还不会数数哩。男孩就改正她，指点她应该怎样数，她就又重新数，数了不知多少次，在他们那天所有玩过的游戏中，这个游戏似乎是最使他们开心的一个。最后那女孩便完全倒在小算学家的身上，两个孩个就在明亮的晌午的阳光下睡着了。

在这段时间，父亲们已经各自把地耕完，把两块地都变成了带有新鲜泥土香味的棕色的平川。当最后的一道犁沟耕到尽头时，其中一个雇农正要停住，他的当家的就喝道：“停什么？再回一次头！”“我们已经耕完啦！”雇农说道。“住嘴，照我吩咐的去作！”当家的说。他们就回过头来，就在中间那块无主的田里，豁了一大道犁沟，草和石头都飞起来了。可是农人并没有停下来清除这些东西，他大概以为要搞这个还有的是时间，今

天只消粗枝大叶地做一下就算了。于是顺着斜坡迅速地向上走去，到了岗上，那快意的风把这农人的帽顶子又吹得向后倒下时，邻人正打那一边耕过去，帽顶子向前歪着，也在中间那块田里豁了一大道犁沟，土疙瘩一下子都飞到两边去了。谁大概都看见了谁的行事，可是都象是没有看到似的，就又彼此分开，看不见了。每个星座都各自安静地打另外的星座旁边运行过去，沉入天穹的后面。命运之梭就这样彼此交穿而过，“他织着什么，没有一个织工晓得！”^①

一次收成跟着一次收成地到来，每次都看见孩子们长得更高了，更美丽了，那块无主的田地在那变宽了的邻地中间更狭小了。每耕一次地，在这边和那边都损失一条犁沟，从来没有人说过一句话，就象没有人看见这种罪行似的。石头越积越高，已经沿着田地的全长形成了一道正式的地脊，上面的野灌木也已长得那样高，以致孩子们虽然都已长大，但是当他们在这一边，一个在那边走过的时候，谁也看不见谁了。原来他们现在再也不一同上地里去，因为那个十岁大的所罗门，就是人们喊作萨利的，居然已和大一点的儿童以及成年人为伍了；而那个褐色皮肤的芙兰琴呢，虽然是一个热情的小姑娘，行动却已不得受同性的监护，否则，别人就会嘲笑她是一个好追男朋友的女孩子。可是每到收成时节，大家都在田里的时候，他们总要抓住一次机会，爬上那一道隔离他们的乱石埂子，然后把对方推下来，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来往了。他们似乎因此倒把这个一年举行一次的仪式更加在意地保存下来，因为他们两

① “他织着什么，没有一个织工晓得！”引自海涅的诗《耶胡达·本·哈莱维》(Jehuda ben Halevy)第二章第五段。

家的田地别的地方都不衔接。

在这期间，那一块地到底还是宣布出卖了，卖得的款子规定暂由公家保管。拍卖就地举行，但是除了农人曼茨和马蒂以外，就只有几个看热闹的在场，因为没有人高兴买这不三不四的夹在这两个邻人中间的一小块地来耕种。原来他们俩虽然也属于这村里最好的农民之列，他们干的勾当也不过是其余三分之二的农民在同样情况之下也要干的，可是现在大家还是因为这个而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们，没有人愿意夹在他们中间要这块缩小的无主的田地。一件唾手可得的便宜事，要是碰到鼻子上，大多数的人都会干的；可是一旦有人做了，其余的人就会得意做这件事的并不是他们，就会得意他们没有受到诱惑，还把这个被选中的人作为罪恶的尺度，来测量他们自己的品德，还把他当作一个被神明标出来的消灾移祸者，因而对待他也心怀畏惧，尽管他们同时还对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所占到的便宜垂涎不止。所以当时认真出价码来争购这块地的就只有曼茨和马蒂两人，经过一番相当固执的竞争之后，曼茨争到了手，这块地就拨给他了。官方人员和看热闹的从田里一哄而散，那两个农人还在自己的地里忙了一会儿，离开时又彼此遇到了。马蒂说：“现在你要把你的地，连旧带新合并在一起，然后再分成一般大的两块来种吧？假如是我得到了这块地的话，至少我是要这样办的。”

“我当然也要这样办，”曼茨答道，“因为当一块地来种，对于我未免太大了。可是我方才要讲的是：我已经发觉，你新近还在这块现已属我的田地的下端斜着割了好大的一块三角地去。你这样做也许你以为这整块地反正是你的，割不割都一样。可是现在这块地既然属了我，你得明白，我不容许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一弯，要是我把这条线重新弄直，我想你准不会反对吧！总不该有什么争执吧！”

马蒂也象曼茨一样冷冷地回答道：“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可争执的！据我所知，这块地你买来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曾亲眼目睹，这块地在这一个钟头之内并没有改变一丝一毫！”

“废话！”曼茨说道，“过去的，我们用不着多计较！可是过分的仍然还是过分的，一切事到最后总得有个合情合理的解决；这三块地从来就是这样笔直地并列着，象比着尺子画出来的一般；现在你在这中间来这样一条可笑的、违情背理的曲线，这岂不是大开玩笑，要是让这个弯曲的三角留在地里，人家要给我们俩起外号儿了。非把它去掉不可！”

马蒂笑道：“你怎么一下子就怕起别人的笑话来啦！这倒也好办；这一道弯儿一点都碍不着我；你要是生它的气，好吧，我们就把它弄直，可是不能在我这边弄，这一层你要是嫌空口无凭的话，我可以给你立字为证！”

“别讲笑话了，”曼茨说道，“一定要把它弄直，就在你那边弄，气死你也得这样！”

“到底怎么办，反正有事实会证明的！”马蒂说，然后两个人就各自走开，谁都不再看对方一眼，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凝望着天空，仿佛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奇观，必须集中全副心神去注视似的。

第二天曼茨就打发一个小做活的，一个打短工的姑娘，和自己的小儿子萨利到那块地里去，把野草和灌木连根拔掉，堆成堆，为的是以后可以更方便地把石头运走。这次他不顾孩子母亲的抗议，把不到十一岁的、从来还没有被督促去做任何工作的男孩一同派出去，乃是他作风上的一种改变。他这样作时还讲了一大套严肃正经的道理，看来似乎是想以这种严格督促自己骨肉的办，把自己在罪行中过活的感觉来麻醉一下，这种不义之行现在已经悄悄地开始产生后果了。派出去的那一小

帮人这时候正在高高兴兴地除着野草，起劲地砍着那些在那里繁殖了许多年的奇异的灌木，以及各种各样的植物。因为这是一种不平常的、简直可以说是乌七八糟的活，做起来不需要什么规则和细心，所以就成了一种娱乐。他们把这些在太阳地里晒干了的野生的东西堆了起来，大声欢呼着烧掉，浓烟散布得好远，年轻人在烟里跳来跳去，好象着了魔一样。这是这块不幸的田地里最后的一次欢会，马蒂的女儿，年轻的芙兰琴，也偷着跑出来，奋勇帮忙。这件新奇而又使人兴奋的事情，给她一个好机会，再和她幼时的伙伴接近一次，孩子们在自己的火边活跃非凡。后来又加入了一些别的孩子，就集合成一个非常快活的团体；但是只要他俩一被分开，萨利立刻就想法回到芙兰琴身边，她也总是快活地微笑着，想法溜到他那里去。这两个天真的孩子都觉得，这一个盛大的日子仿佛永远不可以完，而且永远不会完似的。可是刚刚傍晚，老曼茨便到这里来看看他们工作的成绩，虽然已经完了工，他还是为着这场欢喜骂了他们一顿，把这个团体吓散了。同时马蒂也出现在他自己的田地里，一看见他女儿，就把手指插进嘴里尖锐而横暴地向她吹起了口哨，吓得她赶忙跑过去，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了她几个耳光，于是两个孩子十分悲哀，哭着回家去了，至于他们现在为什么这样悲哀，方才又为什么那样快乐，他们这时候实在是同样糊涂；因为父亲们这种粗暴的态度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新奇的事实，还来不及让天真的孩子们了解，也就不能更深刻地震撼他们。

以后几天里，曼茨派人把石头拣起来运走，这已是一种比较重的活，必须由成年人来作了。这桩活总没个完，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石头都堆到这里似的。但是他不让人把这些石头干脆从田里弄走，却一车一车地倒在那争执未决的、已经被马蒂仔细翻耕过的三角形地头上。他先前已经画好了一道直线作为地

界，现在就把他们二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扔过来的石头，都卸在这一小片土地上，筑起了一座雄伟的金字塔，这个东西，他想他的对头是懒得去移动的。马蒂料不到有这么一手；他以为曼茨终究不过是照旧拿着犁去干活，所以一直在等着看他以耕地者的姿态出来。直到几乎是既成事实的时候，他才听说曼茨在那儿建立了美丽的纪念碑，就怒气冲冲地跑出去，一看见那一堆好礼物，又跑回把区长找来，暂时先就那个石头堆提出抗议，请求将那一小片土地依法扣押。从这天起，这两个农人就一直打着官司，不闹到倾家荡产决不罢休。

这两个一向非常聪明的人，现在见识都短得象根干草截儿似的；每人心里都充满了世界上最褊狭的正义感，谁都不能也不想了解，怎么对方竟会这样公然违法，擅自霸占这块有问题的、不起眼的三角地呢。在曼茨这方面，另外还加上一种爱好对称以及平行线的奇异趣味，对于马蒂那样狂妄地坚持保留那一条最荒谬的、最恶毒的曲线，他感到自己真正是受了欺侮。可是他们俩却一致相信：对方这样混帐无礼地占自己的便宜，想必是把自己看成一个顶无用的傻瓜，因为人们或许敢这样对待一个软弱无能的可怜虫，却不敢这样对待一个顶天立地的、聪明而能自卫的人。他们谁都觉得自己那宝贵的荣誉受到了损害，因而不顾一切地赌气打着官司，听任弄到倾家荡产，从此他们的生活就如同恶梦里的两个堕入地狱的鬼魂所感受的痛苦一样，这两个鬼魂同坐在一条狭窄的木板上，正顺着一道黑魑魑的河流往下漂去，可是彼此不和，打起架来，你拉我扯，以至同归于尽，他们却自以为已经抓住了自己的祸根。由于有了这样一件糟糕的事，他们两个就落入了一帮狡猾之徒的魔掌里，这帮人给他们俩的不正常的想象力打气，使它膨胀成了庞大无比的气泡，塞足了极其无用的废物。特别是塞尔德维拉城里的那

批投机家，这场官司对于他们是一注横财。不久，这两个打官司的人背后都有了一帮中人、告密者和顾问，这些人千方百计地弄走了他们俩所有的现款。因为这一小块有石头堆的土地——石头堆上一大片荨麻和刺蓟已经又开花了——只不过是一段复杂的历史和生活方式的根苗或基础而已，在这段历史和生活方式的演变中，这两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还在培养新的习惯和作风，抱定新的原则和希望，跟他们以往那些迥乎不同。他们越糟蹋钱，就越渴望有钱，财产越少，就越固执地想发财，要把对方超过。他们让人家引诱，上了各种的当，还年年不断地购买一切在塞尔德维拉大量推销的外国彩票。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得过一块钱的彩，只是不断地听说有别人中了彩，他们自己也几乎中了彩，这份狂热使他们的财富源源不绝地往外流去。有时候那些塞尔德维拉人还闹恶作剧，捉弄这两个农人糊里糊涂地去买同期开彩的彩票，于是他们俩便把压倒和毁灭对方的希望寄托在同一彩票上。他们把一半时间耗费在城里，每人都在一个小酒馆里设立了大本营，让人家摆布得头昏脑热，糊里糊涂地大吃大喝，花费的时候每人心中却也都暗暗叫苦，于是这两个人原本为了不被人家看作傻瓜才跳进这场斗争里来的，现在却表现出是特等的傻瓜，而且也被大家看成这样。另一半时间，他们若不是无精打采地在家里躺着，就是去干一干活，那时他们就疯了似地着急起来，狠命地督促工人，想把耽误下来的活补上去，这样一来把正当可靠的工人都吓跑了。于是他们的光景越来越不堪设想，没过十年，他们就已经浑身是债，象只鸛鸟似地单腿立在自己财产的门坎上，经不起一阵微风了。可是，不管他们过的日子如何，他们中间的仇恨却一天深似一天，因为每人都把对方看成自己的祸根，看成自己永世的仇敌和毫无理性的冤家对头，认为这是魔鬼故意放在世间来毁灭自己的。